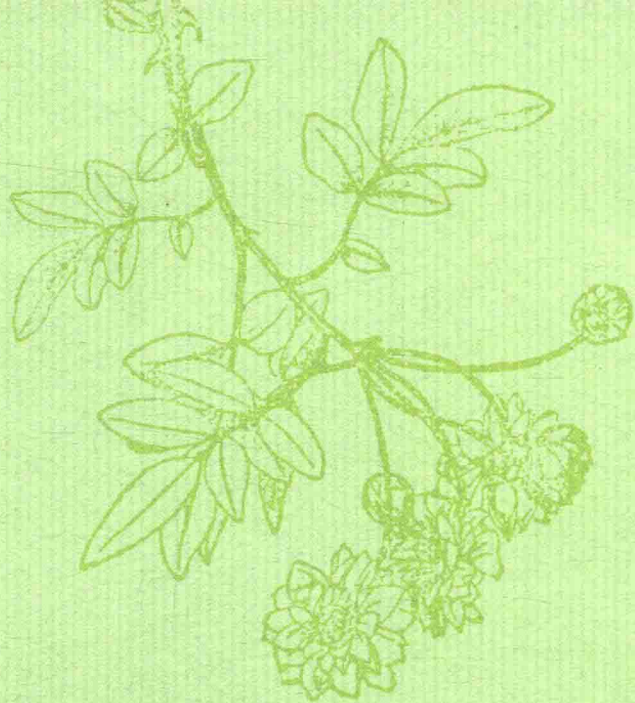




艾芜	聂耳
李霖灿	巴金
叶楠	冰心
哈华	闻一多
程十发	林徽因
苏箫	光未然
李乔	罗大灿
王丕震	丁玲
洛汀	陈荒煤
吴锐	冯牧
雷漫天	沈从文
仲开天	汪曾祺
	翦希陶

冰心的

木香花

BINGXIN DE
MUXIANGHUA

张昆华
——
著

如果冰心与巴金的友谊象征是红玫瑰的话，那么我感到，冯牧对冰心老人的尊敬之情，是否也像木香花一样高雅、纯洁，始终焕发着春天的光彩呢？

文匯出版社

张昆华

张昆华

著

冰心的

木香花

BINGXIN DE
MUXIANGHUA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心的木香花 / 张昆华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96-2436-2

I. ①冰…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13101号

冰心的木香花

出 版 人: 桂国强

作 者: 张昆华

责任编辑: 张 涛

封面装帧: 梁业礼

版式设计: 智 勇

出版发行: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960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9.75

ISBN: 978-7-5496-2436-2

定 价: 4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代序

老兵张昆华：行走高原的赤子

高洪波

云南作家张昆华老是自称“老兵”，他无论写信还是赠书，落款必定是这两个字，而信的抬头则称我为“老战友”。

“老战友”让我汗颜，因为昆华 1951 年入伍时我刚出生，我们之间是隔一辈的“战友”，可昆华总是放下身段，他让我每每回忆起云南边疆和军营。所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作协九代会上，我和昆华在会场相见时，昆华照例是敬一个军礼，然后递来一包散文剪报，说上海的文汇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散文集《冰心的木香花》，希望我能写个序。昆华在住地把一包厚厚的剪报稿递给我时，也递过一份沉甸甸的嘱托和希望，因为书稿附有的短札中写道：“我今年这个月（即 2016 年 11 月）满 80 岁，已出版小说、散文、诗歌集 38 本，其中散文集 11 本；其中又有三本是冯部长（冯牧）、袁鹰、顾骧分别写的序言。很珍贵，很宝贵！最近上海文汇出版社决定明年选题出版我的散文集《冰心的木香花》，都是写文化名人聂耳、巴金、冰心、闻一多等，其中写冯部长的五篇，是你经手发表和编过的文集，即使是写林则徐、张学良、陈毅等总督、将军、元帅，也都与诗词文化有关。”昆华接下去自信满满地写了一

句话：“这是我最有文学品位、历史文化价值的一本散文集，比如写沈从文、汪曾祺、丁玲、荒煤、艾芜等，都受到赞赏。”

昆华的短札用的是驻地北京饭店的便笺，时间是第九次作代会即将召开的2016年11月29日，我拿到书稿则是在三天后的会场上，我们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辉煌的灯光下见面，像两个地下工作者一样碰头，周围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作家朋友，昆华一点儿也不像80岁的人，他更像18岁的小伙子。

昆华的心灵的确一直处于18岁，洋溢着春天、阳光和诗意，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经历造就？或者是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激情铸造了这个“18岁”的滇军伙伴？总之，每次与昆华相见，他总是用军礼和目光里流泻的快乐冲刷你、洗涤你，和昆华在一起，你无法不被他的快乐感染，即便听他讲述一件不快乐的事情，可他的表情与叙述方式也让你感到轻松和放松，这是一个心里贮满阳光并时刻释放的诗人，一个对人生与世界充满善意的好人。

昆华的这本书中，诚如他的信中自述，文学品位浓郁，历史文化价值丰厚，加上与所描写的人物大多有过近距离接触，读来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且有身临现场之感，这体现了昆华的文学修养与文学功力，也证实了一个能操十八般兵器的作家非同一般的才气。

在《巴金与个旧》中我知道“个旧”居然是昆华本民族（彝族）语言“种苦荞的地方”，长知识。昆华写到自己2000年3月11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赠25本个人专著时推开文学馆大门的感受：“巴老的铜手模是多么的亲切与温暖。”昆华的感受是作家们共同的感受，因为文学馆的门把手便是巴老的铜手模，昆华把个人感受融入对巴老的无尽怀念，借手模体会出来，巧！

《冰心的木香花》，写寻找藤蔷薇的心路历程，不经意间描摹出鲜明的滇中风情与习俗，木香花和小粉团花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找与发现的欣喜，极富感染力。昆华写道：“在剑川路上，见到一大蓬一大蓬开得洁白如雪的木香花，那花在山野间一开就是几十里，蔓延到田畴天边，甚至于让人感到连云彩也浸透了香气。”色、香、味齐俱，“连云彩也浸透了香气”，诗意引领你如入仙境，一切景语皆情语，信然。

《回忆张光年》纪念文集中收录的《光未然的昆明情结》一文，昆华写光年对自己《蓝色象鼻湖》在日记中的几句话：“《蓝色象鼻湖》，此书好看，有很好散文描写，富于知识性和吸引人……很好的青少年读物。”（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P349页，即1982年4月21日日记）此时昆华集万千感念为一句话：“想说声‘谢谢’，可他却再也听不见了。”荡气回肠。

类似这样的例子和细节，书中比比皆是，譬如《往事不曾忘却》中写冯牧家中巧遇丁玲：“说丁玲，丁玲就到”。令人忍俊不禁。

《汪曾祺的白莲花》，写汪老其人其事，在昆明黄土坡艺术学院讲课的情景，“摸脉”的写作诀窍形神毕现，尤其引一首汪老小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由此写出汪老赠作者的画作，浓重的思念，让我读出白莲花蕊沁出的点点泪痕。昆华的重情重义的文字，在《当〈双眼井之恋〉获奖》中写到荒煤时径直说到“泪花融不开雪花”，写冯牧的诸多文字更让人感触良多，我觉得昆华与这些文坛前辈的情谊，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友，他用自己真诚甚至虔敬的文字，表达出对前贤、对传统、对历史的尊重，也表达了如今八十高龄的老作家对后生晚辈的示范引导，一种不忘初心的文化造型。

昆华这本书中不仅写了文坛前辈，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云南资源，居然写到林则徐、张学良和陈毅元帅，更有意思的是写了音乐家聂耳与雷漫天，前

者是国歌作曲者，又有当年赵丹饰演的同名电影，几乎无人不知，但雷漫天则属于云南本土文化名流，昆华把他小提琴的艺术造诣与可悲可叹的命运揭示出来，让人读出别一种滋味。昆华或许借雷漫天之酒浇自己胸中块垒，可见快乐的昆华也有一副沉郁的情怀，只不过深藏不露而已。

为昆华的新书祝贺，老兵张昆华，永远年十八，一个行走高原的赤子，一本文坛心路的历程，一部云南文化的记录与简史……是为序。

2017年1月 北京

目 录

一	代序 老兵张昆华：行走高原的赤子（高洪波）
一	聂耳始终之地
一六	在聂耳墓前
二一	巴金与个旧
二四	仰望夜空巴金星
二九	冰心的木香花
三五	拜访冰心
四七	送别冰心
五一	冰心老人的昆明
五三	闻一多的歌
五七	林徽因的龙泉时光
九三	光未然的昆明情结
九九	光未然与《黄河大合唱》
一二二	歌者不会沉默
一二六	往事未曾忘却
一三〇	荒煤与阿诗玛
一三四	当《双眼井之恋》获奖
一三九	冯牧的散文精神
一四三	第三故乡的第一
一四六	泸沽湖之旅
一五六	冯牧与澜沧江
一六二	冯牧与开远同在
一七〇	沈从文的文学林

一七六	寻呼汪曾祺
一七九	汪曾祺的白莲花
一八五	问候你的灵魂
一八八	永远的南行
一九〇	梦回云杉坪
一九六	大海和森林仍在呼吸
二〇〇	崇高的泥土精神
二〇四	遥祭程十发
二〇八	他就是一首歌
二一五	李乔的故事
二二三	流淌在丽江天地间的文学长河
二二九	怀念好人洛汀
二三二	吴锐八十像鲜花
二三五	雷漫天人生如琴
二五九	林则徐的云南记忆
二六五	张学良将军的中国结
二八四	陈毅的游击岁月

附 录

三〇一	张昆华已出版的作品要目
三〇三	张昆华获奖作品要目

聂耳始终之地

人生的道路，无论是短暂或漫长、暗淡或辉煌、曲折或顺畅，都不过是从生到死、从始至终，如此而已。这个万古不变的规律，对伟人或凡人都一样。因此人们对故人的纪念或缅怀，大都沿袭着一条道路或一种方式，不是到他出生的地方，便是到他安息的地方；不是在他的故居献上一朵红玫瑰，便是在他的墓地献上一炷紫檀香……

但是对于聂耳，人们除了为他敬献上红玫瑰或紫檀香，还想唱一唱他的歌，让他知道我们活在他的歌声中，他也活在我们的歌声里：因为他是一位为《国歌》作曲的音乐家。

我常常会在冬末春初、乍暖还寒，梧桐树叶飘完落尽的日子里，去拜访昆明市五华区甬道街72-73号那栋普通的楼房，把一支红玫瑰插在门窗上，面对着“聂耳故居”的文物保护单位久久地默然而立，在心里轻声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同时，我仿佛会听到1912年2月15日的黎明，聂耳在这栋小楼上诞生时如歌的啼哭。

我也常常会在云浓风重、骤雨间晴，老松树绿了松针、挂上松球的日子里，去拜谒昆明西山聂耳墓地，一步步跨上那象征着聂耳生命年华的24级石阶，在聂耳墓碑前敬上一炷紫檀香，在心里轻声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同时，我似乎会听到1935年7月17日下午日本鹤沼海滨吞没聂耳生命时虎啸般的涛声……

那时，无论是面对聂耳故居或面对聂耳之墓，无论是听到他出生的哭声



聂耳故居

或听到他“最后的吼声”，我们都会让《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的一个个音符去叩问聂耳出生之地和安息之地的始终往事，探寻岁月流逝时聂耳故居和聂耳墓地所蕴含着的那些真实的历史。

聂耳故居坐落在昆明繁华的花鸟市场中间。那红玫瑰的清香和笼子里的鸟鸣，那老板的叫卖声和游客的讨价声，都不会淹没这栋楼房温文尔雅、简朴高贵的身影。虽然屋里没有陈设与聂耳有关的文物，但住在这里的主人都能凭着祖辈的记忆，为你讲述聂耳家的种种故事。这里为什么叫甬道街呢？那是因为清朝的云贵总督府就在街北的今日的胜利堂的位置上。当年的达官贵人们每日上班下驾，都要从这狭小的甬道经过。有的官员为便于公务，便在这里购置土地建造了西边两层楼房、东边照壁、南北各一厢房含小院的“三坊一照壁”住宅。清朝末年随着王朝的夕阳西下，官员们大多离去迁居，这里便租给手艺人，成为昆明有名的羊皮、金箔作坊或店铺。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902年残叶遍地的秋天，聂耳父亲聂鸿仪和母亲彭寂宽夫妇从祖籍玉溪来到省城昆明谋生，租下这栋小楼挂牌“成春堂”悬壶行医，与现在的住民杨家共用后院成为邻居。聂鸿仪、彭寂宽夫妇在这里居住10年后，于1912年2月15日即阴历大年三十前的腊月二十八那天早晨，聂耳在这栋楼房里诞生。

聂耳出生的这个日子对我们的提醒并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历史的偶然与必然相结合的某种特殊现象：彭寂宽在清朝末代皇帝宣统三年也就是宣统的最后一年孕育了聂耳，母腹中的聂耳却跨越了改朝换代的动荡时光，在清王朝刚刚崩溃，民国刚刚建立的第一个年头的一个半月后的那一天，降临到这个硝烟弥漫、多灾多难的世界。是聂耳有意选择这一天出世，还是时代让聂耳必须在这一天出生的呢？我们无法解答。但我们可以想想，在聂耳出生前的百多天日子里，正是中国人民为结束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推翻满清



伟大的人音乐家聂耳

1912年2月15日在此诞生

聂耳故居内的聂耳像

260 多年统治而进行最后斗争的电闪雷鸣的时候。聂耳在母亲不平静的胎胞里躁动着，也一定被辛亥革命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义和昆明 10 月 30 日即阴历九月九日的“重九起义”的枪炮声和呐喊声震撼了。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种震撼，是因为蔡锷、唐继尧等将军的新军所攻打的满清王朝在云南的最后堡垒——总督署衙门，就近在聂耳出生的楼房北面只有数百米的地方。这难道不会使我们想到护国起义的军号声，不仅是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梦想的埋葬，而且也是对后来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的催生吗？

然而不幸的是聂耳生长到 4 岁时，父亲病故，母亲一人担负起行医养家的重任。聂耳是家里最后出生也是最小的孩子，在他之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这样一个七口之家，靠一个粗通切脉诊病配药的傣族妇女维持，其贫苦状况可想而知。甬道街又是地处“总督衙门”的城中闹市，房租昂贵难付，便在聂鸿仪逝世三年后举家迁居端仕街，不久又搬至更偏远的青云街。可惜聂耳童年和少年时代居住过的端仕街、青云街的房屋都已被拆迁，早已难觅故居痕迹。

值得庆幸的是为历史文物而受到保护。在聂耳 7 岁那年即 1919 年聂家搬走后，杨氏门中从曾祖父杨暹、祖父杨春霖以及和聂耳同辈、相差 5 岁的杨镒和后代子孙一直都住在这里，成为聂耳故居的守护者和见证人。当然聂耳故居也并非原封不动地，从清朝时代原模原样地保存到现在。20 世纪 30 年代因拓路，小楼附属的厨房书房两厢耳房被拆除；到 40 年代中期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省府主席龙云和卢汉将军决定在清朝总督署旧址建造“抗战胜利堂”（即今日的人民胜利堂），因扩大广场、拓宽街道，那栋小楼虽被拆动后移，但仍用原屋材料、保持原屋面貌建造。因而我们可以背靠历史、面对现实，理直气壮地说，还是那“三厢一照壁”的老地方，还是那座老楼房，它依然是真正的聂耳出生并度过 7 岁的聂耳故居。虽然聂耳故居里已没有聂家



聂耳故居后院的水井，现在已经消失；童年的聂耳就饮用此井的水，常在井边玩耍

留下的生活物品，但我每次前来拜谒，都能在杨家后人的讲述中感觉得到，从屋里一根根古老的梁柱，从房顶一片片古老的青瓦，从屋后一块块古老的石板和那眼古老的水井里，依旧回响着聂耳童年的欢声笑语和聂耳母亲唱给聂耳听的玉溪花灯小调……

由于聂耳在学校期间参加了一些进步的革命文艺演出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为了躲避抓捕，聂耳被迫于1930年7月10日乘法式小火车离开昆明。谁也不曾想到，聂耳的此次离别昆明，竟然成了他与故乡和亲人的永诀。聂耳从滇南河口出境，取道越南海防再经香港前往上海。聂耳顶替他三哥聂叙伦在上海云丰申庄当了会计。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聂耳成天与算盘、账簿和拉货板车打交道，与爱打麻将的店友相处，心里感到无聊和厌烦。随着云丰申庄因亏本倒闭，聂耳失业落泊。聂耳根据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去报考音乐家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剧社，被顺利录取，拉起了他心爱的小提琴。1932年4月，聂耳通过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了朱庆龄领导的由张曙、任光、吕骥、安娥等革命音乐家组成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年代，爱国激情使聂耳热血沸腾。由于与黎锦晖在音乐的时代性与艺术使命存在分歧，聂耳离开了明月歌剧社。1932年8月，聂耳来到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各种活动。但因北平难以求职工作，生活无着落，同年11月返沪。鉴于聂耳的思想觉悟与音乐才干的突出表现，随即被地下党组织安排到联华影业公司工作。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夏衍监督，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的一个摄影棚里秘密地举行了入党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迈上了如聂耳自己所说所向往的“代替大众在呐喊”又“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新兴的革命音乐家的道路。

1933年夏天，聂耳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开矿歌》，这是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故事片《母性之光》的插曲。接着聂耳又为独幕话剧《饥



聂耳 1933 年由田汉（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图为两人在上海时的合影